

◎百年辉煌

元古堆小学的早晨

秦 岭



那个早晨，我久久伫立在元古堆校园门口的晨光中，感受时光的穿越。初升的太阳透过云层缝隙，筛下千丝万缕晨曦，像薄纱一样轻轻笼罩着那精致的校门、雪白的院墙、砖混结构的三层教学楼、宽敞平整的操场、高高耸立的旗杆和鲜艳的国旗、美丽的花圃……

校门口停着十几辆崭新的小轿车、皮卡车。这些车辆多来自相对较远的土城门社、鸾地社或梁上社。小车有白色的、红色的，也有棕色的。这是城区学校门口常见的情景，不同的是，车主紫铜色的脸上有大山、田野、春雨般的神情，这表情丰富而纯粹，像期待一个季节的来临。

一个学生从车里钻出来，司机——不是！是父亲叮嘱自己的孩子：“听老师的话，好好学习啊！”

“嗨，大大，记住啦。Good bye!”这是小学生的回应。

“拜拜。”父亲似乎也习惯了洋的。小学生们三三两两走进了校园，十几辆小轿车、皮卡车这才徐徐启动，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驶去，他们要去的，是公司，是企业，是产业基地，或者，自家的田间地头。

上课铃声尚未敲响。操场上，同学们有的在打篮球，有的在打羽毛球，有的在打乒乓球，有的在翻双杠、单杠，有的在树下晨读英语……

一切，和村民记忆中的校园，就像一个主题，两个版本。

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。元古堆小学告别昨天，迎来了又一个早晨。

作为国家级深度贫困村，元古堆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。元古堆赢得“全国脱贫攻坚示范村”和“绚丽甘肃·十大美丽乡村”称号后，元古堆小学面貌焕然一新。初升的太阳照在孩子们的脸上，也照着身旁的一棵棵小树。
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。2013年，全新的元古堆小学在这片空旷的田野里拔地而起，建设者们在校内外栽下了一株株云杉、柳树、柏树幼苗。几年来，总有一个早晨，一些毕业生会走出元古堆，走进乡、镇、县城的中学校园；也总有一个早晨，一些学生会走出渭源，走出定西，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员。这是一个个早晨的接力，也是一个个早晨的放飞。是的，这是元古堆永远的早晨，太阳和校园一起出发。

元古堆小学的建设，其实也就半年多的时间。”校长瓦永福对我说。

从时间段上看，元古堆小学的搬迁

与建设，无疑是跨上了脱贫攻坚的战场，在七八个月的快马加鞭之后，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。我披览元古堆当年的脱贫攻坚整体规划时注意到，学校的搬迁与建设，被列为“基本公共服务”类中的重中之重，总投资达430万元。据瓦永福讲，当时建设者们风雨无阻，日夜奋战，工地上频频出现县、乡政府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包村干部的身影。

这是一座高标准乡村小学，校园面积3828平方米，生均60.76平方米。操场上各种体育设施齐全，除了新建教学及办公用房，还配套完成了厕所、校园及操场硬化、围墙、校门等附属工程。全校“建档立卡”学生111人，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65人，无一辍学。截至2019年，元古堆“建档立卡”学生均享受了教育扶贫相关政策，大都在省内或省外求学深造。

另外，元古堆小学还配套新建一所146平方米幼儿园，对1个教学点进行改建、加固和维修。“一直以为只有城里娃才能上幼儿园，没想到，咱的娃也能上啦。”一位家长说。

一些老人总会重复一句：“到底是哪个元古堆小学？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是因为如今的元古堆小学，实际上是过去的下滩小学。2013年元古堆脱贫攻坚打响后，整体搬迁的下滩小学借用了历史上元古堆小学的名称，而历史上的元古堆小学，变成了如今元古堆小学的一个教学点。

一位老人对我讲，他是上世纪60年代上的学，当时一到五年级全在唯一一间教室里。教师只有两位，民办身份，文化程度也就小学三四年级。他上学时已10岁，念了大约两年，识了一些字，就辍学回家种地了。后来才发现，念了一趟

书，连“瑞”“端”“喘”这种长相差不多的字都没搞清，因为老师也没搞清。

元古堆55岁以上的村民，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。

“我念书那阵子，把罪受尽了。”土城门社的一位村民说，“特别是冬天，锥子风呼呼的，都冻习惯了。”当时路不好走，麻明去上学，必须喊上同村的伙伴。狼多。麻明是当地方言，啥意思？早晨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落实了九年义务教育，学校教学条件有了改善，但有些现实问题仍解决不了，比如喝水问题，只能靠师生轮流去几百米外的山泉打水。另外，教师年龄普遍偏大、学历偏低，音体美和英语课难以开齐。一段时期，入学率、升学率上不去，为啥？还是那个字：穷。

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。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办学条件，实现由“人人有学上”到“人人上好学”是教育扶贫的一道必答题。”这道题，咱元古堆答对了，而且是满分。”一位学生家长兴致勃勃地对我说。

我在瓦永福、教导主任田永川陪同下，参观了计算机室、科学实验仪器室、科普实验室、音乐体育器材室、美术室、心理咨询室、“留守儿童之家”和卫生保健室……我发现，在每层楼的过道、楼层拐角处的墙面上，除了有精美的学习、活动宣传栏，还恰到好处地悬挂着一幅幅水墨画和书法作品，笔法娴熟老道，意境典雅悠然，一看落款，才发现是教职工的作品。

在计算机室，一台台电脑锃明瓦亮。我数了数，整整15台。瓦永福说：“这些电脑，是帮扶单位定西市人民医院捐赠的。”

这样的硬件建设，这样的校园环境面貌，绝不亚于县城的某些小学。校园南侧是一排教职工宿舍，门口

干净整洁，一张张门帘洁白如雪。我先后走进两个宿舍，只见粉墙上张贴着教学计划和课目表。床上被褥叠放整齐，还有各种生动活泼的小装饰。炉火正旺，房间显得温馨、阳光，充满人文气息。

一交流，我发现每位老师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。

有位小学生对我说：“我大（指父亲）我妈电话里说，有咱这样好的学校，他们放心多了。”

我轻轻点头，说：“你知道爸妈为啥放心吗？是因为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在帮助你们。”

“嗯，我明白，是脱贫攻坚。”他说。

社会各界对元古堆小学的帮扶，家长们感同身受。我在渭源县扶贫办的资料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：在校学生均享受了免学杂费和课本费、免费提供营养餐、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惠民政策。从2018年春季开始，香港施永清基金会还为学生们资助了为期两年的“爱心午餐”。

无论家长还是孩子，一定懂得这样的字眼：惠民、提供、补助、资助、爱心……

家长万旭升（化名）的两个孩子是“留守儿童”，他告诉我：“如果不是咱元古堆小学建设得这么好，师资力量调配得这么强大，我早就领着我娃远走他乡了。当然，我娃跟着我，也要受不少罪。”

万旭升两口子都在定西市打工，两个孩子只好由年迈的父母看管。其实，万旭升和妻子平均年龄也就35岁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。“我和我媳妇当年就没有好好读书，一来，当年元古堆小学教学水平上不去，二来，自己也认为不是读书的材料。如今在外面闯，才发现没知识真可怕，只能卖力气。再过些年，我和娃他妈年龄大了，想出死力气也没有了。”

为了避免两个孩子重蹈覆辙，两口子商量了好几个晚上，准备挤出一部分钱在定西租一间房子，把孩子接过来上学。万旭升说：“我媳妇说，咱就是一天少吃两顿饭，也要把租房子的钱挤出来。”

恰恰就在那个时候，元古堆小学拔地而起。万旭升两口子终于把心放下了。“咱的娃，有救了。”

2017年，元古堆小学教育质量跨入田家河乡学区前两名。

“如今，在田家河乡的各村小学中，元古堆的升学率稳居全乡前列，教学质量多次在全学区排名第一。”瓦永福说。

我踏着夕阳离开了校园，可我轻轻吟唱的，却是《校园的早晨》，因为我感受到的校园，有如洗的晨光。



自己剪发记

夏 姘（加拿大）

十几年前，确定移民去加拿大，买好了机票，开始陆陆续续和朋友告别，有朋友兴致勃勃地说要送我很特别的礼物，很神秘地：“这个你一定会带去，而且用的时候你一定会感激我料事如神。”将信将疑间，我终于看到了礼物——理发器，我目瞪口呆，难道这是建议我千山万水去太平洋那端开创小本生意自力更生？朋友哈哈大笑：“你出去了就会知道国外人工巨贵，很多人都舍不得花钱在每天都会长的头发上。”

发型不是面子的代表吗？真的会这样？虽然持怀疑态度，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发廊给自己剪了一个男孩子样的短发。老父看到，冷水泼来：“移民要是惨到出去剪头发一分钱都没有，那这个民不移也罢！”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，移民是非对错且不论。细想之，还真没有花钱在剪头发上，也没有踏进发廊半步。

刚出来的半年，头发按部就班地长，齐耳朵，齐脸颊，齐肩，照势发展，然后披肩，大约有一天会长发齐腰。可是那个冬天无聊的下午，刚移民的种种不适应一起排山倒海涌过来，我无计可施，只是突然对自己的头发越看越糟心，不是有说法——新的发型就会有新的开始？我决定付诸行动，外面冰天雪地的，也不知何处去找发廊。更何况，就是找到，费用在当时的我眼里，也会是天文数字。可我又无法扑灭心头烧起的希望之火。犹豫了一会，拿起剪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狂挥了下去。

第二天去英文学习班上课，我的新发型惊艳了学校所有的师生。当他们知道是我自己一把剪刀的功劳，除了啧啧称奇外，居然有好几位同学后面几天上学都暗藏剪刀来，让我去洗手间帮她们理发。

那次意外的成功，让我的自信心史无前例地大增。从此我的发型彻底由我做主，没事就给自己整个新花样或者新颜色，虽然外人看来基本没什么太大变化，我却乐在其中。发展到有段时间每周都要弄出个新式发型来才罢休。

汕头是个美丽的侨乡，市花凤凰木夏季盛开时花朵灿如红霞，动人心扉。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，仰读一件件侨批，感受到心灵的震撼，那是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潸然之泪，那是“千里共婵娟”的沛然之情。海邦传乡音，叮叮复叮叮，真是短纸情长，镂心刻骨。

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到国内的汇款及家书，是信、汇合一的特殊的邮传载体，不仅仅是沟通亲情的纽带，内容亦极丰富，涉及侨乡与世界各地的文化、政治、商贸等种种信息。侨批档案被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侨批档案纯粹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文献档案，但它的人文情韵醇厚、感人、催人泪下。

汕头自唐、宋时，即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出海港湾。自1860年起，汕头在西方列强高压下被迫开埠。汕头农田瘠薄，人口增长，汕头人开始背井离乡，漂洋过海谋生打拼。侨批中的字字句句，有桑梓之思，有血中之泪。移民心怀赡养眷属和致富还乡之愿，但因其大多来自社会底层，只能出卖廉价劳力，备受歧视，备尝艰辛。侨批就是一部“番客”的打拼史、辛酸史。

还有一封侨批，内夹的笺纸上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“难”字，蕴含着出洋谋生人多少艰辛？左侧是一首七言诗：“迢递家乡去路迟，断肠暮暮与朝朝。风光梓里成虚梦，惆怅何时始得消”，字里行间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嗷嗷而来！

还有一封侨批，居然写了3000多字，那浑浑噩噩，倾诉着何等切肤的思乡之情和骨肉眷恋？侨批中有无数的词汇是“凭君一语报平安”的“平安”，那是批中触目可见的对家乡亲人的叩问、萦系，字字深情，以慰亲人的引领思念。

在无数侨批飞过重洋峻岭时，背后还有海内外无数人为之付出辛勤的汗水。

“批脚”，是不该遗忘的一群人。19世纪30年代，为适应不断激增的侨批递送，潮汕地区开始出现批局以及银号、商号承办的侨批行业。批局雇佣侨批派送员（批脚），将侨批送达千家万户。“批脚”们家境贫寒，每天要行脚百里，无论风雨交加和酷日暴晒，遇山而上，遇河而渡，每次要分送上百封侨批。而“批脚”的酬劳极薄。

但是，尽管“批脚”们度日艰辛，多少年来，却从未发生过侵占批款或遗失侨批，没有一次，这是怎样的奇迹啊！侨批业和“批脚”们的立业之本是“诚信”，正是这份诚信，让每一封侨批，每一笔款项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分毫未损地送到翘首以盼的游子亲人手中！

甚至有一家几代人从事侨批派送，汕头澄海区隆都镇堤兜村潘得教家，从祖父、父亲到他三兄弟，三代“批脚”，皆服务于1906年开业的大型批局潘合利银信局。潘家兄弟回忆：送批时，汇款与信件包在潮汕特有的水布里，紧紧缠在腰间。后改为布袋背负，从早至夜，完全靠双腿，送到百里之外的侨眷手中，再将眷属回批送回批局，再由批局发往泰国、新加坡、越南。祖孙三代，风雨无阻，按时送收。微薄的报酬不曾改变三代人对诚信的执着坚守，他们传递的不可计数的批信无一件遗失。

汕头还出过一个女“批脚”庄雪卿。做木工的丈夫本是送批人，但后来批局规定送批人不能从事两种工作，为补贴家用，庄雪卿担负起了丈夫的工作。她送批一丝不苟，与亲人多年失联传到国内的侨批，也能千方百计寻觅到家属，因此极受侨眷信赖。她赶上了好时光，批局由银行统一管理后，“批脚”也成为银行职工。庄雪卿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再也不用双脚踏行走送侨汇了。1982年她从银行退休，安享晚年。

除了送批人，还有写批人，也非常值得崇敬。写批人也将诚信立为宗旨。如潮汕地区如雷贯耳的“写批洪”洪铭通，为侨眷写回批达50余年。他写回批，边听口述边撰写，行文通俗易懂，那洋溢着俚语音的白话文，无不使海外游子倍感亲切。人们都愿找他写回批，因为“写批洪”就是一道忠厚诚信的金字招牌。他谈吐轻财，生人问资费，总是一声“随送”。很多为寻觅异国亲人者，将信寄附他人回批中，洪铭通概不收取资费。他还立有“四不写”规矩，有辱国格、装穷叫苦者等四类概不为其写回批。改革开放后，不少华侨回国探亲，还会到樟林元通街去探望洪铭通，感谢他写的回批使游子终生铭记温情。

“批脚”、写批人的笃诚守信，侨眷和家乡父老用相濡以沫的温情来回报。“批脚”夜里回不去，他们会挽留住宿，吃完早饭后上路。

令人感动的，是侨批不仅仅是桑梓之思、亲情眷恋的信物，还洋溢着家国之情和肝胆大义。抗战中的侨批，常可见印有“抗战必胜”“还我河山”等标语，表达海外游子与家乡亲人互相鼓励的信念。潮籍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三人，为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，捐出国币200元。不同寻常纸批，这是以“口批”（寄批人与批局口头约定）交泰国增顺批局，再交最可信任的“批脚”，凭代号与密码到汕头联号银庄取款，几经转送，最终安全到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。接到款额后，为示尊重，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潘汉年、廖承志联名给苏君谦等三人写“回批”，对其爱国热忱“殊堪钦敬”，盼望他们在泰国“鼓励彼方青年前来（抗大）学习抗日知识”。

十多万件侨批，每一件都有凄婉的、温馨的、浓烈的、深沉的故事。自20世纪70年代，侨批统一由中国银行管理后，侨批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侨批成为遥远的历史遗迹，留下温情的记忆。



万纸侨批万重山

朱小平